

打通醫學的任督二脈

賴寧生

最近報紙常常談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學推甄，講到大學推甄讓我想起一些事情值得跟大家分享。當我在攻讀博士班時，我的指導教授語重心長對我講，在日本博士畢業論文給博士班學生最高的評語並不是「聰明」或是「傑出」，而是「勤奮」。也就是說在日本的價值裡面，聰明只是一時，做人做事最重要的，還是要不斷的精進，要勤奮腳踏實地。那時我的外甥他對醫學也是非常的有興趣，他的功課也還不錯，在參加台大醫學院及陽明醫學院的推甄時，他媽媽首先帶他去台大參加甄試，有位教授就問他水滸傳的李逵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外甥一聽馬上回答我不知道，出來很失望跟媽媽說「我們再到陽明醫學院去吧，這一站是沒什麼希望」，媽媽問他為什麼？我的外甥就說因為教授問的事我都不知道，我也沒看過，他一定認為我是死讀書且社會新聞都不在乎。隨後他就去陽明醫學院參加推甄。這件事情並未結束，二個禮拜後，他收到一封推甄錄取函錄取台大醫學院醫科，教授給他的評語是「誠實」。這說明了一件事情，誠實不僅是做人的根本，對一位醫師來講更是重要，如果一個醫師不能夠很誠實的面對病人，不能夠很誠實的面對自己的所知，有一分講二分，有二分講四分，這樣對病人是很危險，誠實是有一說一，不對一知半解的事作太多的假設推演，所以他錄取台大醫科推甄就是說明了在醫學裡面有一

些個性或特質是非常的重要。這與另一個故事意義相似。一位老師在課堂上拿一個粉筆畫一個圓圈問同學說：「你們看看這是怎樣的意義呢？」有些學生說這是一塊錢、是個月亮、是一團和氣、是一個地球，還有其他非常多的敘述。最後老師說：「什麼都不是，我只是在黑板上畫個圓」這件事情同樣告訴我們說「有多少證據做多少事，有多少證據講多少事，不必做過多的推演，因為所有超出事情的推演，都是基於個人經驗的反射並不一定跟事實相近」。我的師父 證嚴上人講過一個故事。蘇格拉底是希臘的一個大哲學家，他說：「來，我們來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大家把雙手前面甩一甩，後面甩一甩，這樣來回甩每天甩 300 下這樣的事情大家做得到嗎？」大家心想這件事情實在很簡單。等過了一個月後，蘇格拉底問同樣一件事，「你們大家還有誰做得到？」舉手的只剩八成的人繼續在作。第二個月只剩下七成。過了一年，蘇格拉底又問同樣一件事情，「你們之間還有誰繼續做這樣簡單的事？」這時只有一個人舉手說他還持續的做，這個人就是他最得意的一個學生，也是後來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這幾個事情說明了我們做事的基本原則 1.要勤奮 2.誠實 3.是堅持。透過堅持，特質才會發揮，即使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經過堅持也會變成不平凡的事跡。也因堅持，我們距離事情成功也就更近了。醫學並不

玖、不滯譚

是深邃的巨塔，成功的要素非常的平實。

除了堅持之外，要達到人生或是專業青出於藍、爐火純青的地步，還要有另外的修為。是怎麼樣的一個修為呢？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謹慎敬業」、「不預」與「同理心」。不要預期你做了這些事情有什麼結果，我們常常講「不欲則剛」，當你把握得失心減到最低時，可以發現海闊天空，那是一種很難描述的境界。每件事情都有所謂的「空」跟「假」的成份。什麼叫空呢？如果我們認為一件事的發生是來自緣份，那緣生緣滅，成住壞空，總有緣盡的一天，不是真空嗎？什麼叫假？我們現在認為一個事情都有一個物性，真的是物有物性嗎？我們常說木頭有木性，水有水性，好像看起來每一個物體都有一個特性，但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大家都是碳氫氧碳構成，只不過是這些基本的粒子，在不同的結構之下成就不同的性質。看來物不一定有物性。如果沒有物性，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可能都是假而不是真的。如能體認如斯自然不會有太多的執著，不會有太多的得失心，反而對所有的事情都抱持感恩心，這時離青出於藍、爐火純青的地步就不遠了。鄭板橋常常講的：「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是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其實他所要說的是一種輕安居的理念。我非常嚮往曾看到的影像，在一個雨後的午後，雨滴慢停，煮個豆腐湯，坐在屋簷下，慢慢聽著雨滴聲音，然後喝喝青豆湯，這種輕安居的感覺，承如范仲淹所說「不役於物」。名望地位已得，但心卻不受拘。醫學以解除病人病痛為第一要務，醫學事俗名利實不需太多著墨。無法參透這個禪機，路只走一半。謹慎敬業也是成醫過程的重要關卡。韓劇「大長今」宮廷醫官在大長今考

試志得意滿時卻給她不及格。原因無他而是長今不曉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慎恐懼。醫學面對的是生命，隨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答案，不知恐懼恐不足以致遠。有了同理心，醫學訓練學習會鉅細靡遺，你重視病人的感受，病人回饋你的是精邃的經驗，這個道理不是每人都懂。

我們在書上常常看到有書等於無書，這件事情不太容易懂。在學醫過程中住院醫師及實習醫師急著想認識一個疾病，他的心思已被局限在如何診斷這個病，病人的需求往往被忽略，其他的層面就更不用講了。等到他認識了這個病，他才慢慢發覺到診斷只是接觸疾病的開始，還必須學的是如何撫慰病人及解除病痛。剛開始可能會按照教科書一步一步來，因為怕犯錯。經驗多了逐漸可以悠悠自在，這邊也通那邊也可以，有書等於無書。我的恩師曾對我說台灣在不久以前一個很典型紅斑狼瘡的病人來到面前，你把他收住院可能要花上二個禮拜到三個禮拜的時間才能夠百分之百確定診斷。現在當一個病人走進來，「直覺」就感覺到就是紅斑狼瘡的病人，以後證實他的確是紅斑狼瘡的病人。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轉變—從條列式的思考到直覺性的感覺。醫學並不只是一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當科學達到一個級次時可能就是一種藝術，那是專業的另外境界。記得我聽聞醫界前輩的故事，那是教授在亞洲醫學聯合會裡看 X 光片的奇聞。當 X 光片擺出來時，這位前輩直覺的答案說是肺結核，後來也證實這張 X 光片的病人真的有肺結核，當時驚動全場，因所有的醫學專家以學理來看，從胸腔的外面到裡面再怎樣看都看不出這是一個肺結核，我們這位台灣來的教授是怎樣一下就診斷出肺結核！他也得到大會很高的榮



譽。大會請他上台分享是以什麼樣的原則來診斷這張肺結核的片子。這位教授說了一句話讓我非常的感動，他說：「我不是看出來的，我是聞出來的」。X 光片能聞嗎？但如果你把 X 光片當成一個生命，一個生命訊號在跳動，你也是跟著它在跳動，當專業達到一定層次時，你能感覺到。這就是爐火純青、有書等於無書的境界，一種非常單純的謙卑卻有無比的力量。年輕醫師是抱著書來看病，慢慢成熟後就能用直覺來看病人。用直覺來看病，他並不是無中生有、毫無章法。我舉例來說，現代印象

派大師畢卡索，他畫的印象畫一般人看到都非常的迷惑，無法從畫面上輕易了解，因他所表現的痕跡相當誇張。當有一次我到歐洲西班牙旅遊在美術館看到他早期的畫作，我驚奇的發現原來這麼大的一個印象派大師，他早期素描的結構是非常的工整，畫的比例、景深，與透視是相當的準確，唯有經過紮實準確的訓練，當有機會融會貫通往上一層時，自然能夠去創造另外一個舞台。這就是我所感覺到的醫學任督二脈。✿

(本文作者現為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兼內科部主任)

玖、不滯譚



何清吟 油畫 蕉蔭鄉居 30F 1994 年